

好书 共赏

让教育多些幽默“调味”

——读《做一个幽默的老师:让学生在欢笑中成长》有感

■安明星



《做一个幽默的老师:让学生在欢笑中成长》
陈扬 著
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

周末拿到陈锡老师的新著——《做一个幽默的老师:让学生在欢笑中成长》,“马不停蹄”看完后,感慨颇多。书中切实可行的幽默案例,令笔者跃跃欲试,也想做个能让学生喜

欢、可以给学生带来欢乐的幽默老师。

其实,日常工作生活中,我们或多或少用幽默的方式处理过问题。笑声背后蕴含着丰富的道理。陈锡在自序中阐明幽默的4个机理:意外感、优越感、宣泄感、熟悉感,以及幽默的3个层次:好笑、舒服、影响。他认为,教师在幽默施教的同时,不但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,深层次领会幽默施教的精髓,不同场合选择不同的幽默工具,因人而异、因地制宜,在笑声中达成育人目标。

全书共收录了70多个幽默案例,涉及班级管理、学生行为习惯的养成及激励学生向善向美三个方面。前两辑的案例以微班会形式出现,内容翔实、经过完整,每个案例都包含背景、目标、准备、实施过程、后记、幽默工具的使用,有些案例实施虽然不需要配合,作者也提前做好腹稿,待幽默施教完毕,后续再添一把火,直至此类问题得到彻底解决,形成一个完整的育人闭环。

难能可贵的是,目标完成后,作者还剖析反思,汲取成功经验,上升理论高度。在第三辑突发情况下的幽默施教案例中,作者仍然做到详述背景、过程、幽默工具,这种严谨的精神是本书又一亮点。

书中的案例都非常实用,便于操作。笔者是一名小学教师,有孩子上课喜欢切橡皮,屡禁不止,很是苦恼。看了本书后,深受启发的我尝试了幽默处理。

那天课上,小毅(化名)一直在低头捣鼓什么,我悄悄走近一看,他正在抽屉里用力地切橡皮哩!只见小毅一手拿着小刀,一手握着橡皮,抽屉里散落着一块块豆丁橡皮,甚是壮观。我拿下小刀,抓一把橡皮丁,悠悠地对小毅说:“小毅大厨,辛苦了,要不要尝尝你的橡皮大餐?”小毅窘迫地看着我,连连摇头。

“橡皮大餐,哈哈!”孩子们笑得前俯后仰,我一本正经地说:“小毅大厨不辞劳苦,切了一抽屉,还要请你们吃橡皮大餐哩!”孩子们纷纷捂着嘴说:“橡皮不能吃,我不吃!”我看

向小毅:“你看,没有人要吃橡皮大餐!下次还这么做吗?”小毅使劲摇头。

课后,我一边督促小毅打扫战场,一边模拟橡皮擦的语气:“哎哟,小主人,我本来是帮助你写漂亮字的,可你却这样对我……以后,你写错字该怎么办呀?”小毅一边连声说“我以后再也不这样了”,一边小心翼翼地吧橡皮丁包起来。

此后,小毅成了维护橡皮大使,班上慢慢少有切橡皮现象发生了。这里,我用了书中夸张、拟人化的幽默工具,及时纠正小毅和其他孩子切橡皮的不良习惯。小小的成功,让我感受到幽默施教的魅力。

教育家斯威特洛夫说:“教育家最主要的也是第一位的助手是幽默。”读完本书,就可以跟作者学习怎么把这位“助手”用得恰到好处。有时候,“幽默不是天赋,而是技术”,教师可以学会用幽默武装自己,学好幽默技术,增进师生情感,化解课堂尴尬,解决育人困惑,提升个人魅力,丰盈教育人生。

闲庭 随笔

留将一面与杏花

■王国梁

小时候,家里有一个很大的果园,里面有桃树、杏树、梨树、苹果树等。春天,果园里花开得很好;秋天,果结得很好。这就足够了?可是父亲偏偏要在院子里再栽两棵杏树。

母亲疑惑地问:“果园里有那么多杏树了,为啥还要在家里栽种?”父亲嘿嘿一笑说:“杏树的‘杏’与幸福的‘幸’谐音,在家中栽种两棵杏树,预示着幸福成双。”父亲当过几年代课教师,有自己的“小讲究”。母亲乐呵呵地帮父亲的忙,买树苗、选位置、勤浇灌,两个人忙得不亦乐乎。没几年,我家院子里的杏树开花了。

杏花开放的春天,院子里一派灿烂。杏花开起来就是花团锦簇的样子,朵朵枝枝的杏花挨挨挤挤,微风吹过时送来淡淡花香。杏花的颜色比桃花浅,含苞时为红色,开放过程中逐渐变淡,直至盛开时完全变白。

父亲经常坐在院子里,凝望着两树杏花说:“看这花儿开得这样欢实,就觉得日子有奔头。”我那时上了初中,接过父亲的话说:“那当然了!有花就有果,树上很快就会结果了!”我家的杏树是麦黄杏,麦熟时节成熟。等待期不那么漫长,我便觉得杏树更可爱。一朵朵、一枝枝、一片片的杏花,仿佛带着满满的甜蜜气息。

春天的中午,天很暖,我们经常坐在院子里吃饭。屋檐下有一大片空地,足够摆放饭桌。可父亲总招呼我和哥哥:“去,把饭桌摆在杏树下!”父亲有诗意,可能觉得有杏花的香味相伴在侧,饭食里都会增添些许香味。哥哥却担心落花来搅局:“风一吹,花瓣落到碗里、盘子里咋办?”父亲听了哈哈大笑,说:“那样就更好了,直接把花吃掉就行了。”他的笑声特别爽朗,大概是觉得吃几片春天的花瓣,才算是没有辜负春天。

午饭时间,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饭。春光入眼,杏花在侧,一顿饭吃得香喷喷的。父亲的饭总是吃得很慢,他有时会停下筷子,望着杏花,感慨一下春天的美好,或者展望一下未来的幸福。

后来我看到丰子恺先生的漫画,有一句配文:“小桌呼朋三面坐,留将一面与梅花”。画上画的是一桌三椅,三人围坐,留出一面给梅花。画面质朴,意境美好,配文简约,耐人寻味。我们这里很少见到梅花,但父亲分明也得了其中意趣:留将一面与杏花。在他看来,生活中应该有蔬有饭,还应该要有花有香。他留将一面与杏花,就是为生活留下芬芳的线索,留下美丽的希望,用灿烂的色彩装饰生活。

杏花相伴,幸福不远。

风物 杂谈

春来河蚌鲜

■马雪芳

冬去春来,万物复苏,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。小河里的水蓝莹莹的,成群结队的鱼儿悠闲地游来游去。奶奶站在河岸上,脚边放着一只四角篮,两手握着长长的铁耙竹竿,一颠一颠地扒着河蚌。这是50多年前,奶奶为了一大家子能在春天里吃上荤菜而操心劳作的画面。

休养了整整一冬的河蚌,到了春天最是肉质肥美。

河蚌是软体动物,身体竖着“插”在河底较硬的泥里,即使一天不停移动也不过两三米。奶奶扒河蚌全凭手上功夫,一个下午可以扒到十多只蚌。

奶奶把蚌一一放进天井里的一只中号粗瓷缸里,“哗”地倒进刚打上的两桶井水,这叫养蚌。春天里的河水还很凉,蚌突然遇到温暖的井水,会张开蚌壳吐出脏东西,到了第二天早上,蚌壳内就会变得干干净净。

奶奶搬只暗红色的朴树小凳子坐到缸边,先用菜刀剖蚌,然后用剪刀横着把蚌肉“咔嚓”剪碎,最后去后河的水槽上轻轻清洗蚌肉——蚌肉里有许多蚌黄,像蟹黄一样好吃,清洗蚌肉的动作不能过大,否则蚌黄几乎全化在水里,实在可惜。

清烧蚌肉当然好吃,也下饭,但如果加些“辅菜”,味道就更鲜美了。雪里蕻蚌肉、马兰头干蚌肉、茭白丝干蚌肉、金花菜蚌肉、大蒜蚌肉、小青菜蚌肉、大白菜丝蚌肉,都是奶奶的拿手菜。

午饭时,一家人围坐在槐树八仙桌上,荤菜是两大碗蚌肉,加上炒大青菜、红萝卜、炖咸菜,大家吃得热气腾腾、津津有味。尤其是蚌肉,肥嫩鲜美微甜,我们都喜欢吃。

爷爷牙齿不太好,吃得慢,他喜欢把碗底的一点蚌肉汤浇在饭上。爷爷说:“蚌肉汤浇饭最好吃。”有一次,我也试着用蚌肉汤浇饭,果然如爷爷所言,饭粒微甜,汤汁稠密,嘴里有吃大闸蟹的感觉。

那时,我们全家有8口人,是队上第一大家庭,经济很是拮据。然而,全家的生活在奶奶的精心操作下,过得有滋有味,家里每天有荤腥吃——几乎全是奶奶想尽办法在小河水塘里、水渠沟里抓得、拖得、赶得的河蚌、田螺、鱼虾等。

春天又来了!我现在虽居住在城市里,吃穿不愁,却总会回忆起小时候春天奶奶在老家河岸上扒蚌的情景,那蚌肉的味道似乎还留在唇齿之间。

江苏的 早晨

春行李塔

■易宏彬

春分是惊蛰的初醒向清明的勃发过渡的时间。田野一刻也不能耽搁,春光易逝,一误就是一年,一寸光阴一寸金。

句容的东南角,是句容、金坛、溧阳三市(区)的交界地区,有大小山峰十几座。这些岗峦的褶皱间,错落回旋,形成了小盆地、小峡谷、小水库。由于地处偏僻,至今保持着世外桃源的宁静。

这里叫李塔。

此时不是赏春的最佳时节。虽然地上已是草色葱绿,早樱、广玉兰开得饱满绽放,但树木还没有绽放芽尖,枝头上静悄悄。再过些时日,它们才会竞相奔赴绿意盎然的春天。

晨曦给大地披上一层薄薄的轻纱,染上淡淡的暖黄色调,恰如春茶芽尖上的绒毛,朦朦胧胧。

这里最好玩的是方山,有条水泥公路弯弯曲曲地通到海拔208米的山顶,山顶有几户人家,掩映在千亩茶园中。茶农是姓夏的姐弟三户,从爷爷辈来到山顶,专门种茶,过着幸福的生活。

方山南面是悬崖,悬崖下方有块300亩的平地,是10多年前开采石头遗留下来的废弃平台。站在这块平台上,眼前视野开阔,一览众山小。山脚下是块盆地,被群山拱卫,翠山如屏。其间湖泊、阡陌、村落,错落有致,仿佛世外桃源。俯瞰是山水一色,远望是群山叠翠,环视是山峦起伏,一幅天然的立体山水画卷铺陈在天际。

顺着盘山公路下山,清晨的阳光透过树梢斜射下来。路边不时出现勤劳的身影。老汉到松树林拾松毛,为柴火饭的喷香准备柴草。也有村民上山砍了几根手臂粗的小杂木,准备做锄头柄,备战春耕。年过花甲的村民苏文宝把路边枯败的草根根挖起,平整出一块狭长的坡地,准备种芝麻。在微微的春风中,仿佛能闻到秋天的芝麻香味。

山脚下有条从村庄绕出来的旅游公路,蜿蜒探到深山里。骑行爱好者一大早就来,穿过村庄,骑行在春风荡漾的山路上,奔向深山。女人们拎着竹篮到菜园摘菜,准备一天的伙食。有的来到河岸边,浣衣洗菜。大嫂大姐们脸上绽放着山花一样灿烂的笑容,顺带说着八卦新闻,充满趣味的话题呼应着春天的律动。村里的保洁员提着钳子和收拾袋,在村头巷尾巡视,随时捡拾垃圾,保持着村庄的整洁。

山路总是充满诱惑,拐过一道弯,跃上一个坡,然后跌入一片仙境。眼前展开巨幅画卷:群山环绕中有片千亩水面,山如黛,水横波,天然成画,恍如撞见遗忘在深山的旧梦,心旌摇荡,魂魄缥缈。

水是眼波横,山是眉峰聚。这个时节,若到句容李塔,一定要驻足停留,千万和春住。



燕子矶夕照

刘炳俊 摄

乡土 感怀

古镇一口缸

■王优

成为“家”的守护者,不声不响,尽职尽责。

小时候,没有自来水,村人皆汲井水而饮,家家户户都有一口大水缸,或凿巨石而成,或用青砖与水泥浇筑而成。老家的阶沿上,放一口石水缸,需用能装五六斤水的木水大桶,挑四担半才能装满。自有记忆起,它就镇守在那里。祖母说她嫁过来时,那口缸就已经长满了青苔。“听老祖母说,那缸是从山里的一块整石上凿出来的。石匠打了多少天不记得了,单是抬,就请了8个人,好酒好菜侍候着。一早上山,抬下来鸡都进圈了……”

在祖母的叙述里,我的耳畔常常回荡着叮叮当当的凿石声。我曾一次次设想过那样的场景,却怎么也无法还原那样的宏阔。

石缸并非四面等高的长方体,而是略有弧度的容器。靠墙的一面平整略高,其他面大略成U形,像无意之间画了个勾,线条缓而柔,剖面像一颗胖胖的眉豆,缩小依墙斜立。古井水乘着木桶,吱呀吱呀,从河边来到石缸里。短暂汇聚之后,水分开旅行,洗衣洗菜洗菜,盆里碗里碗里,最后,重回大地,重归泥土,